

台北 豪放男

黃子音——著

披上夜
的錦衣
他勃起
雄昂的
男性圖
騰迎
向每一
個愛慾
渴望的
呻吟……



台北豪放男

●著者

黃子音

●出版者

業強出版社

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一

傳真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三

郵撥：〇七四三八二—九業強出版社

●發行人

陳春雄

●責任編輯

鄭閒、張碧珠、林羣、蕭文瑋

●版面、配圖

翁翁

●發行

聯合發行中心

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

電話：(〇二)三六二七五五〇

傳真：(〇二)三六二二二八一

台中分公司

台中市大連北街115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九五五七八七

傳真：(〇四)二九三二四九九

華森電腦打字股份有限公司

局版台業字第322〇號

●定價

新台幣一五〇元整

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版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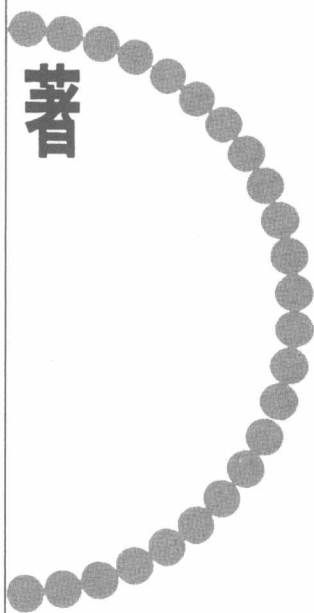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

台北

文學風情

黃子音 著

豪放男



1

「該你出牌了，Stephen。」永健說。

「這副牌我鐵是輸定了，到現在我只有兩張王牌，玩個屁啊！算了，我認輸。」

「認輸可以，我的一百塊錢呢？」

「給你啊！」Stephen 從皮夾子掏出一張一百的鈔票給永健。他接過來，放進錢包裏。

維亞在一旁看得笑了，習慣性地拿出把梳子梳著他那頭寶貝的頭髮。

「阿健好像很少輸過。」

「運氣好而已。Stephen，還要玩嗎？」

「不玩了，已經輸了三百塊錢啦！」

「也許下一盤我就輸了。」

Stephen 癩著嘴。他生氣的時候也有一種滑稽的表情。不過永健想他不是真的生氣！他常喜歡逗他。

「好吧！再玩，我他媽的不信這個邪！」

「就是嘛—who 怕 who—」維亞說。「不要緊，Stephen，我投資你一半。」

「你說的哦！可不要後悔啊！」

「五十塊算什麼？待會兒在娘兒們身上賺回一百倍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

永健不搭腔，開始洗牌發牌，動作熟練而快速。

現在還不到九點，大概再過一會兒，客人就要上門了。在這之前先贏點鈔票吧！永健想。他可是從來不會去同情他的對手的。

「Stephen，」他看著牌說：「你先叫牌吧！」

Stephen 研究一下牌後表示：「one diamond。」

「好。」他說，雖然他的王牌不多，但這次有意試一試運氣。有時候，人真要靠點運氣的，不是嗎？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他一天的生活重心挪到了夜晚。他在白天睡覺，連夢都沒有。他大概從來不作夢，因為他的精神和肉體往往有一種互相抵銷的作用，也就是說，他將自己維持在各方面都平衡的狀態上。在人生的天平秤，一邊是金錢和女人，一邊是時間，以及他所能支配的權力。他不作夢的，夢只是夜晚的色彩。當你踏進俱樂部，一切就開始了。

這個夜晚，所有屬於夜生活的活躍者都出來了。你在白天可能很少看到他們，好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。有些人不喜歡陽光，却能感覺燈光的溫暖，一種保護性的燈光——女人永遠不會在大太陽底下活動的，她們不喜歡在光亮的地方暴露自己，所以你必須知道什麼樣的光線對她們最有利。當她們感覺自己有吸引力時，你的工作就比較輕鬆了。女人是很累人的東西，你得小心伺候著，否則她會翻臉不認人。當她走進俱樂部的那一刻，你的表演就開始了。

他通常是坐在顯眼的地方，他不怕女人看，他經得起看。他眼睛從不會瞟向那些女人，只用眼角的餘光打量她們，這樣使她們也自然些。這跟男人上台作肌肉的健美展示不一樣，女人可以恣情地叫喊，在那種時候她們多半是像孩子一樣地放縱、喧鬧、潑野，感覺遊戲般的快樂，可是她們未必想要你。所以在這裏，根本不必賣弄什麼，他只是靜靜地喝他的酒，和夥伴們聊著天，悠閒地玩幾副橋牌。

他的名字叫曹永健，他們都叫他阿健——所有其他在這兒工作的人。

他們一共有十來個人，也許以後還會有更多。Stephen 和永健是一起來的，通常他們倆坐一桌，坐在固定的位子。他們不需要每天來，不用打卡，天曉得永健最不喜歡過一天中必須有打卡時刻的生活。他想有一天當他離開這個地方，將什麼也不留下，有的也只是女人在心靈角落偶爾擦亮的記憶，像火柴點燃瞬間便熄掉的刹那，她記得你某一角度的臉、眼神。在她銷魂的時候捕捉到你深入她的某種東西。也許在她祕密的隱私中永遠保留著你——大多數的女人就喜歡享受這種略帶傷感的氣氛與意境，可不是？

昨夜，田心來了，他有預感她會來，不過他想田心大概是她的假名。然而對他來說，這並沒有什麼區別，他甚至也可以把她們編號，一號二號三號……但是他願意尊重她們，因為她們需要男人的尊重。可是大部分時候她們得不到，因此便心灰意冷地更加作賤自己。你必須讓她們恢復一點自信，盡量讓她們感覺真實，這樣她們會永遠記得你的好處。

她來了。她是個乾脆的女人，付了帳，永健將她帶到他住的地方，省下旅館費，她會感謝他的。她已經超過了卅五歲，全身的肉鬆垮得可以，但她要放開她的自卑，如此她才能盡情地享受一切。她是完全清楚她在幹什麼的，永健也歡迎這種女客人。她對他的服務很滿意，他們並沒有說太多的話，有時候真的是話說得越少越好。事後永健送她回家，然後再開車回到俱樂部來。

她要他爲她保密，他會的。然而她却應該知道，她不是第一個瞞著曾經先和他有過關係的好朋友而再來找他的女人。有些女人根本不在乎這種事。永健想若何其娜知道了大概也不會在乎，她是田心的朋友，也是在田心前和他睡過覺的。不過她有那種控制男人的慾望，在床上則像隻野貓一般凶蠻，她會抓你，咬你，像恨不得弄死你。她是個不容易滿足的女人，是一個有錢闊佬間養著的情婦。目前永健跟她的關係還在，但是前天晚上他晃了她一點，因爲臨時他有更好的節目。不過真是天曉得，這些都已經不能算是節目的節目了。

週末永健沒地方去，所以又來到俱樂部裏。他上班將近半個月，每天生意還好。今天維亞也過來跟他們坐在一起，他是個漂亮的傢伙，廿三歲，一百八十三公分的身高，曬成古銅色健康的肌膚。他母親是山地人，因此他長得頗有點帶混血的味道。

另外還有一個森森，是個年輕的小鬼頭，有人說他還不滿二十歲，然而他看起來却有二十四、五歲的樣子；留著一頭由詩意髮廊師傅剪出來的蓬鬆有致的長髮——這些傢伙都視髮如命。就永健所知道的，另外還有個叫安迪的，是個戴眼鏡斯文的傢伙，天知道他怎麼也來幹這一行，聽說他還是研究院的學生。他會告訴你什麼叫做植坡地，以及一大堆你聽不懂的專有名詞。至於永健的夥伴 Stephen，他是來瞎攪和的。

他曾經和永健在一家汽車公司同過事，後來永健離開了那家公司，和他則時常保持著聯絡。

他是廣東人，討厭他自己的中文名字，所以要求別人稱呼他的英文名。這小子已超過三十了，頭有點禿，很像某部外國電影中的滑稽明星，他似乎只會使女人發笑。永健不清楚他私底下到底有什麼好的功夫，能夠讓他在這裏釣上女人，反正他晚上沒事，免費到俱樂部裏來玩玩也好。

這家俱樂部的老闆娘叫茱麗，以前是新加坡舞廳的舞女，現在退休下來。多年前永健去那兒跳舞認識了她，但對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。後來，他又在一家酒廊碰到她，她已經當起了女經理。那家酒廊生意並不好，没多久就垮了。然而像她這樣的一個女人，永遠不怕沒地方混，不久她又找到了一個支持她的後台老闆。據永健所知，這家俱樂部已經三度更換老闆，如今交到她的手裏，她打算好好經營一番。永健不得不佩服她的做法，她給女士們提供了最佳服務。也許這就是她的聰明之處，你不能怪她是個標準的社會產物，人人都在投機，只不過是時間和決定上的快慢差別而已。永健也是將實質的利益擺在一切前頭的，他和茱麗或者是同一類型的人，不過總有些地方他們不同；骨子裏的某種不同，他能感覺得出，但他還不能確定那是什麼。

將近十點，維亞和森森的客人來了。另外還有一桌是兩女一男，他們沒有點檯。男人來這裏並不稀奇，其中自然有不少是來一旁欣賞風景的，像是比誰都要興奮。到這兒來的人的心態你不必去分析，就像永健也不願去分析他自己一樣，反正他就是來了。

除了他，其他的人似乎都持有一種以上的理由，以及他們所刻意想表現出來的無辜態度。像

維亞，他是因為母親生病才採取這種捷徑的賺錢之道；森森是爲了替父親還債；安迪則想來此找題材寫一本書。Stephen 是準備多存點錢出國。其實永健也有許多理由，他欠下趙老闖場子裏一屁股的債，不過就另一方面來說，他是有意要跟自己挑戰，他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扭轉命運的力量。他不是故意要把自己陷入到某種觀念中去；這只是他衡量出他與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種現實關係而已。

適時有兩個女人走進門來，他立刻認出其中的一個。大約一個星期前她來過，現在還帶了個伴。他想今晚大概有搞頭啦！

「瞧，我的生意上門了。」

「阿健，等一下你過去可要多多推薦我啊！老子昨天前天都沒有坐檯，今天又被你贏去這麼多錢。」Stephen 嚷著。

「你已經不吃香了，我建議你去買一頂假髮，不是我說，Stephen，你只要戴頂假髮，也可以稱得上是美男子。」

「美男子？我他媽的美在屁股上唷！」

永健朗聲笑。

「沒得混啦！」

「緊張什麼，別一直朝人家看嘛！」

她叫侍者請他過去坐檯。永健想起了她的名字——思思準是假名。俗里俗氣的外表打扮，以及乏味的言談——沒什麼頭腦的女人，空有滿口袋鈔票。

「我要過去了。」他收起撲克牌。

「別忘了你的好朋友啊！」

「當然。」

永健走向思思。她旁邊坐了個胖女人，身穿一套看起來質料頗不錯的洋裝。他一眼就瞥到她手指上那只閃亮巨大的鑽戒。他坐下來寒暄：

「今天這麼早就來了？」

「太晚來怕你跟別的女人出場了，你在這邊是紅牌呢！」

「紅牌？我什麼時候又變紅牌了？」

胖女人開了口：「不過紅牌可沒有黑牌值錢哦！」

「這話怎講？」

「我是指威士忌酒，別誤會了。」

「來，我給你們介紹認識一下。阿健啊！這是我的好朋友珊蒂，剛從新加坡度假回來。你看

她曬得有多黑。珊蒂，這是阿健，我跟你說過的。」

「好個屁健男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阿健皺著眉沒聽懂。

「屁健男啊！就是指又屁又健的男人，不過你不要又誤會了，我說的健是健美的健。」

「那麼女人呢？」他不禁反問：「男人是屁健男，女人呢？該怎麼形容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

「女人就是騷健馬，又騷又健。」

「嘴巴倒是挺厲害的嘛！」

狗屎！他在心裏罵道。

「珊蒂就喜歡跟人家開玩笑，你不要在意啊！」思思解釋著，似乎覺得歉意地將她的手壓在他的手背上。永健報以不以為忤的一笑。

「我不會在意的啦！我欣賞有趣的玩笑。來吧！珊蒂，我敬妳一杯。」

她們喝的是啤酒。永健在侍者拿給他的空杯中斟滿了酒，敬了珊蒂。他一口氣喝光，她瞅著他，眼中露出感興趣的目光，也爽快地倒滿一杯，仰頭飲乾。

「好酒量。」永健說。

「阿健！你們這裏到底有幾個男的坐檯？」思思問。

「十來個吧！」

「今天都來了吧？」

「有的沒來，怎麼樣，要不要我幫珊蒂介紹一個呢？」

思思愉快地轉向她的老朋友：「珊蒂，妳是要自己挑呢？還是要阿健幫妳介紹一個？」

「自己挑，怎麼挑？」

「妳就看哪！看到那個喜歡的就叫他過來。」

永健爲 Stephen 積極：「或者我幫妳介紹一個？」

「那一個？」

他叭叭嘴表示：「就是坐在那邊那個穿紅襯衫的性格男子，他和我是一夥的，妳看如何？」

「我看不清楚，我有近視眼，待我戴上眼鏡看看。」

珊蒂從皮包拿出眼鏡戴上。她看到那個禿頭傢伙了，Stephen 朝她面露笑容打招呼。她看見他擺出的是一副有意強調調身上肌肉的姿勢，她感到好笑。如此挑男人的確讓她覺得刺激，但她並不欣賞他。

「這個不怎麼樣嘛！」

「很能攪和哦！」

「怎麼只有他一個人坐在那裏？」

「其他人都上檯了啊！」

珊蒂摘下眼鏡。「好吧！反正我也只是來見識見識的，你就叫他過來好了。」

永健立刻叫侍者去請Stephen。他頗開心地走過來，一屁股坐到珊蒂的身邊，伸出手：「
嗨—How do you do? My name is Stephen, you speak English?」

他媽的，又來了，永健翻翻白眼，他總是來這一套。

珊蒂和思思狐疑地對看一眼。珊蒂並沒理會他伸出的那隻手。

「怎麼，他外國人啊？」

「no no no! I am one hundred% Chinese, but—you know——我的——國語說得不好，因為我——是在美國長大的。唷——我到——台灣來玩，不小心把鈔票還有Pass post都掉了。所以我——you understand?」

胖女人皺著眉看永健。「我不懂他的意思。」

媽的，真累！他實在懶得替他解釋：「是這樣子的，Stephen是美國加州大學的學生，他來台灣觀光，不小心把鈔票和護照都弄丟了，身上沒有錢，所以暫時到這裏客串一下。他會講國語

，但國語說得不太好，如果你會講英文就跟他用英文講。」

「yeye, he's right—」Stephen 一旁點頭。

「拜託他講國語好不好？英文我聽不懂。老娘連A B C D都寫不好，別考我了。」

「Stephen，」永健說：「講國語好不好？」

Stephen聳聳肩，「OK，那就講國語好了。嗨！小姐，我能請妳跳支舞嗎？」

「瞧他國語不是說得滿好的嗎？幹嘛不說國語呢？真是的，好啦！要跳舞我們就一起下去跳吧！阿健，你也請想想嘛！不然只有我們一對跳有什麼意思。」

「可以啊——」

他們雙雙走進舞池跳起舞來。樂隊奏出的音樂美好動人，可惜懷裏的女人太差，永健想，她的頭髮有股剛燙過的藥水臭味，還有，你得避開她的呼吸。

舞池裏每一對男女都摟抱得死緊，女人閉著眼陶醉在這片刻的溫柔裏。永健一會兒和Stephen跳近，他拍拍他的肩膀，他回過頭來。

「Where is California？」

Stephen聳聳肩，手一攤：「Who knows！」

永健大笑，帶著思思跳開。她從他懷裏擡頭不解地看著他。

「你們在笑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今天心情特別好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妳來啦！」

「算了吧！我才不相信你的話。」

「對了，妳最好也不要相信，最好什麼都不要想，只要有音樂，有酒，有舞跳，還有時間，我們擁有這些就夠了。」他將她摟得更緊一點。她也緊緊地回抱他，硬叉叉的頭髮直弄得他鼻子癢癢地想打噴嚏。

Blues結束後，換上Disco熱門音樂。他們繼續跳下去。思思唯恐汗水會弄髒臉上的化粧，跳了會兒，便拉永健回座。Stephen和珊蒂還在大跳特跳。

兩人回到座位。思思將頭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一面微笑著望向舞池。

「看來我的朋友還玩得滿高興的。那個什麼Stephen真是美國加州大學的學生。」

「是啊！他是加州的，我還是哈佛的哩！」

「哼！就知道你們最喜歡亂蓋。不過你如果想把珊蒂當傻瓜，那你就錯了。她可是又精又厲害的人物。你知道嗎？她經手的事業都是幾百幾千萬以上的投資呢！別小看她。」

「那妳不是在暗示我什麼嗎？」

「她是比我有錢多了，而且她先生一年到頭都在國外，很少回台灣來，不像我出來玩還要偷偷摸摸地瞞著我老公。怎麼樣？我看她對你也意思哩！」

「把機會讓給Stephen吧！」

「她對Stephen不會感興趣的，她看上的是你。」

永健點了根煙抽。思思用渴望著什麼的眼神凝視他。他知道有些時候他要表現出一種適度的溫情。

「妳曉得，」他說：「什麼事情我事先都不願意去想我該怎麼做，反正到時候我就知道我會怎麼做。我是不可能作任何承諾的，但是，既然妳現在在我的身邊，我就不會去想別的女人。」

她滿足地笑了，更加偎緊了他。

永健抽著煙，舒適地靠在沙發上，伸直長腿。今晚客人不多。他看見茱麗在吧檯裏面，正坐視著她手下這羣精英們。她已經為此投資下不少鈔票。這家俱樂部不算小，裝潢也是一流的，尤其是進門處那一條迂迴別致的走廊，你會以為你走進星際大戰裏的時光隧道。以前這兒經營的是一般的酒廊，有女人陪酒，聽說爲了要吸引顧客，還外加模特兒穿泳裝表演Disco的節目，不但表演，也可場外交易，價碼稍高些，不過對永健而言，同樣是花錢玩女人的話，她們身價不同又